



**FSVC**  
FINANCIAL SERVICES  
VOLUNTEER CORPS

## 国际紧张局势逐步加剧环境下加强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四大强国之间的合作项目

纽约卡内基集团  
金融服务志愿队

### 项目第二届座谈会主要起草人报告和纲要

迪拜，阿联酋  
2017年6月23-25日

#### 纲要：行动呼吁

2017年6月23-25日阿联酋迪拜举行了最后一届纽约卡内基集团财务支持下由金融服务志愿队(Financial Services Volunteer Corps, FSVC)举办的国际座谈会。在国际环境加剧紧张条件下来自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和欧盟的二十五位主导专家参加座谈会讨论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挑战。

新千年开始以来，FSVC和卡内基集团每年举办这种座谈会。座谈会的基础概念是，为了解决现代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难题，需要通过多学科的角度进行多元化的协和，于是需要支持争辩各自行业和科学领域的“基础性知识”和促进国际思想交流的各个行业专家相互进行对话。这个思维方式的鼓吹者是已去世的约翰·斯坦布鲁纳(John Steinbruner)，他为这种面谈会议提供了基础的概念，并直到死亡于2015年为止参与每届座谈会。这种独一无二的座谈会活动所产生的深入人心的多科学思维方式基于众多专家群的意见，有助于跨越国民边境，已成为斯坦布鲁纳遗产的重要成分之一。

迪拜座谈会的参与者同意，民族主义、平民主义、独裁主义的进一步强化等令人不安的一系列因素使得这种多科学对话变得更加迫切。美国的影响力最近几十年不停下降，同时目前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矛盾并缺少一贯性的方向，这一切也为了所述对话的迫切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各国领导的努力集中在解决各个短暂而相互有矛盾的事宜的同时，有一系列长期的问题变得更加急，需要各国领导采取协调动作予以解决，其中包括世界各国缺少具有生存能力的有效就业机会，这个给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很大的风险。同时美国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需要更加重视因国民经济出现的技术进步和基础性变化而失业的人员参与重新训练。

而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尤其是非洲和中东，日益加剧的就业危机和人口形势有关联：该地区的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在最好的情况下在未来三十年期

间保持增长的趋势，而这些年轻人根本没有任何的就业机会。年轻人失业率的逐步增长为该地区的社会和政治稳定产生很严重的风险。来自非洲，中东和西南亚的移民人流又宏大又不会间断，为多数人民眼中居住条件更舒服的地区的稳定带来了逐步增长的风险。如果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金融体系能有效工作，可以另外花费资源解决与就业机会不足相关的问题。中小企业是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岗位创作过程的最有前途的促进元素。不过，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得相关的融资保障自己的正常发展。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另一个全球化挑战是逐步扩展的收入不平等，使得众多的人感到自己又无权又没机会。美国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又能看到社会流动处于下滑的趋势，因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体系以优质服务有钱人为主。这个引起期望下降的革命出现，影响到年轻人的期望和愿望。在老百姓逐步的不再相信政府和其他有关单位能履行自己任务的同时，平民不相信高级领导的趋势已变得十分明显。同样，如今能看到大家不再信任各个专家和“事实”。这种疏远趋势已变成平民主义的增长中的有一个因素，同时众多人开始喜欢蛊惑家和主宰者提出的“快速下决定”。目前最流行的平民主义趋势主要讲认同政策，这种政策原则上是除外性的和非国际主义的。

另一个很迫切的长期问题是气候变化给全球环境带来的不可补救的损失。这个问题和彻底放弃使用化石能源和研发推广有助于降低碳排放的新兴技术问题有很密切的关系。根据目前的推测，2030年时的世界在满足其能源方面的需求时对于化石能源（石油，页岩气和天然气）的依赖仍然会保持在90%。目前美国政权机关有关推出巴黎协议的决定所产生的损失可能会比大家担心的低，因为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美国推出巴黎协议不能早于2020年，是美国新总统大选的一年。同时，美国各个州和城市有能力弥补中央政府无为产生的大部分影响。不过，世界碳能源的消费水平可能在2035年以前还不会到顶。现代世界很急的需要作出大量的投资在核能能源，再生能源（包括风力、太阳力、水力能源）以及生产更干净的碳能源方面进行新兴技术的研发。不过国际金融体系始终未能满足人类的希望，尚未能划出足够的资源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非常缺乏政治机关的领导作用，包括美国的领先作用。

这样，座谈会上谈到的大部分问题都讲到国际金融体系和它的缺点。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处于最稳定的状态，其基础元素包括高水平的资本化以及国际批准的规则。不过，因该危机产生的管理政策可能显得太严格，对贷款和经济增长产生了过多的限制。同时，规则的进一步严格化尚未能让各国政府相信自己有足够的的能力克服新的系统性金融危机。所以，随着管理政策已开始往松开规则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可能会失去控制。美国在国际金融管理方面的领先角色自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格外重要，但未来美国是否会继续起到这个作用很有疑问。假设美国不会再起到领先作用，而且很有可能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能占用美国的位置，导致整个体系不会满足相关的期望和要求的风险大幅度增长。如今金融体系尚未能适当的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岗位创造，中小企业

的发展以或替代能源的研发工作。该体系又未能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增长趋势产生明确的作用，而这个趋势给一系列大国的稳定带来风险。连美国本身的 7%人口不能用银行服务，另外 24%人口只能享受有限的不符合市场需求的银行服务（例如，这部分人依赖于特殊的贷款机构贷款，因为发工资之前不够钱花）。

座谈会结束后来自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和欧盟的专家团结起来共同提出行动呼吁。以思想为基础性的效果因素，该专家群呼吁大众媒体和民间机构将努力集中在研发多科学多元化方案用于解决岗位创造，收入不平等，气候变化等方面的长期慢性问题。这些世界级问题相互关联，并需要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支持可行的策略需要投入应当的金融资源，而这个需要全球金融体系和主要国家政府以积极和创新方式参与相关的工作。

另外一个引起大家严重关切并尚未有解决方案的问题是印度北部至北非地区的一片危机弧。而此次座谈会的举办地点迪拜是一个国际化中心，成功的促进各个经济领域的增长，包括金融服务，这一切代表该地区所面临的问题能有解决方案。迪拜奇迹是一个事实，它的存在证明资本支持下的创意思维方式和努力的工作格外有效，也为该地区甚至全世界能做很好的成功案例。

## 主要起草人报告<sup>1</sup>

2017年6月23-25号纽约卡内基集团和FSVC在阿联酋迪拜举办了*国际紧张局势逐步加剧环境下加强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四大强国之间的合作项目第二届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来自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和欧盟以及迪拜，在三天的时间内进行了讲解洽谈。这个座谈会是FSVC在纽约卡内基集团的财务支持下自从2000年举办的一系列项目的后续会议。迪拜组有新老人员参加，以此能保证工作中的继承性，也为讨论过程提供了新的前途。

以评估世界政治和经济趋势为起步点，我们的高级政治顾问，科学家和金融组织经理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讨论，从世界金融体系的总体状况到世界大国对内和对外政策以及气候变化。由于座谈会以协作和多元化为基础，参与者有机会公开讲到自己国家相关的事宜，同时也有机会获得其他国家和行业相关事宜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这种态度有助于争辩部分行业和参与者知识领域的“基础性知识”，促进国际思想交流。这种角度的鼓吹者是已去世的约翰·斯坦布鲁纳，他为这种会议提供了基础概念，并直到死亡于2015年之前参与每次座谈会。这种独一无二的座谈会活动所产生的深入人心的多科学思维方式基于众多专家群的意见，有助于跨越国民边境，已成为斯坦布鲁纳遗产的重要成分之一。

第一次开会时我们讲到了一系列话题，包括现代美国对外政策的模糊不清的状态以及民族主义、平民主义、独裁主义等三大令人不安趋势的增长。同时大家发现，世界各大国都没有对关键的危险做排列，美国没有政治意愿解决其与俄罗斯之间关系中的难题，而美国和俄罗斯的国内都处于负面政治状况。

这次座谈会主要话题之一是国际舞台上的“新常态”概念。看来，特朗普总统行政机关对于外面世界执行的单方面角度和态度基于维持对抗关系，已成该“新常态”的充分表示。例如，该行政机关已放弃原先由美国指导下组织的国际多元化机构提倡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是二战后时期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基石。

放弃有关组织的一部分原因在于长期的低速经济增长。这种经济下滑引起各个年代人之间发生分野，其中年轻人希望保持和其父母同样的（或更高的）生活水平。此外，技术进步使得经济不稳定的感觉取得广泛的扩展。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挑战，加上社会上的不平等继续继续扩大，使得经济发达国家对于有关中间机构不再予以正当化。这种不正角度引起平民主义的快速发展，并破坏社会传统机构。

---

<sup>1</sup> 本报告由座谈会报告人丹尼斯·马斯洛夫准备。本项目主要研究员是弗吉尼亚大学社会政治教授和大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客座教授夏利·哈丁（Harry Harding）和FSVC主席和执行董事J·安德鲁·斯拼德勒（J. Andrew Spindler）。

FSVC是非营利机构，它的目标是促进金融业的创造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期国家的健康市场经济。更多关于FSVC信息：[www.fsvc.org](http://www.fsvc.org)

随着世界各国在环球经济快速转变情况下着力于保障自己的经济安全，选民变得非常对立。而回声室等现代大众媒体制作的产品对于这种对立产生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有助于政治隔离，并且看来有助于美国，欧盟等国家更倾向于在情感基础上做决定并放弃理性和相互让步等原则。座谈会参与者一致的担心观点中的片面性越来越深刻的进入国际领域，而且许多参与者正在思考，在美国放弃自己的传统领先作用的情况下创造另一种国际管理体系是否可行的。

## 正题：“新常态”

卡内基集团和 FSVC 2016 年 6 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上一届座谈会以来，国际领域发生了几件大型变化，并且好像变化的速度节奏变得更快。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领域中快速发生的宏观趋势使得国际舞台上成型了一种“新常态”。最近几年期间的许多推测和期待，包括人们眼中视为是基础性的和一贯性的规则，现在有可能都会变成不再适用的。

座谈会参与者认为，传统的“正常”基本上是乐观的。1990 年代许多人认为全世界走向于各个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互利互惠的和平共处。因此，全球化被视为已放生的事实而不是选择。

有一个参与者提出假设说，非建设性的不乐观“新常态”说法第一次由当时做 PIMCO 投资公司执行董事的摩诃末·厄尔·艾李昂于 2010 年讲出。他当时发言提醒，经济发达国家不大可能会恢复到平时期待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增长速度，之所以“新常态”针对中等收入和经济发达国家而言主要是指长期的低速增长。接下来中国国家领导本着这个概念提出了假设说，中国国家和老百姓要接受低于之前通常视为正常的经济增长。

总之，与会参与者指出，以下六大元素可以解释新常态和其根本性的原因，并会有助于确定后续发展的方向：

### *(1) 更低的经济增长*

中等收入经济发达国家处于低速人口增长的状态。所以，以往决定国民经济增长重要因素之一的人口增长不能再做这种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促进因素。更是，许多与会参与者提出指出，未来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可能在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不得不会增加失业率，因为技术创新带来的失业率可能会超过新创造的岗位。例如，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这个趋势的主要元素。与会参与者强调，该技术趋势的发展在即将未来其间中会取得更加速的发展。

### *(2)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和期望下降的革命*

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变得更加剧，使得众多的人感到自己又无权又没机会。美国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又能看到社会流动处于下滑的趋势，因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体系以优质服务有钱人为主。美国本身的 7%人口不能用银行服务，另外 24%人口只能享受有限的不符合市场需求的银行服务（例如，这部分人依赖于特殊的贷款机构贷款，因为发工资之前不够钱花）。加上，大部分老百姓（尤其是年轻人）担心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会达到他们父母的生活水平。

同时很多与会参与者认为，目前有一个很普遍的看法说各国的政府和政治家未能克服快速的经济和技术增长，导致平民百姓开始更加不信任各个社会名流，政治力量和主要政治组织，同时引起极右派和极左派越来越受欢迎。这种现象通常称为“平民主义的增长”。

### *(3) 正在发生的换代过程*

世界各国处于不同年代相互脱节的情况，同时年龄大的人数量远远超过年轻一点的，导致低一方面经济智能产生低速的增长，另一方面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花到养前一代的老人。

### *(4) 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增长*

各国政府受到压力被要求通过提高国内的一部分壁垒或本着呼唤原则取消一部分壁垒的方式解决各自国家的社会经济难题。全球化（贸易和部分情况下的移民流入）已视为众多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原因，而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提倡的目标是让全球化趋势倒转或受到限制。

### *(5) 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和不稳定性的增长*

经济领域的竞争日益增长并可能会涉及到战略性的领域，因为与竞争相关的成本和风险也相对应的上升。如果竞争转为世界大国之间的对抗（即某一个国家在所有方面对另一个国家一律产生反抗），这个会使得合作前途变得更薄。这种情况下大家面临的挑战很难获得集体性的解决。

许多与会参与者同意，部分风险起源于发展中国家并传达给发达国家。目前有几个参与者指出，恐怖主义概念中所发生的技术和思想方面变化是（不）稳定性和新常态的新公式中央元素。

### *(6) 现有的分析工具效率下降*

变化的速度和复杂程度超过政治和专家团队观察，解释和推测的能力。连专家都难以全面了解的挑战，对于政治领导和社会全体来讲变得特别难明白。现有的推测手段对于我们如今面临的任務也变得太简易了。这一切导致社会不再信任政治专家，政治领导和他们使用的分析手段，而且占用他们位置的“替代事实”世界宣布有能力为一切提供更好的解释并已开始否认最基本的道理。同时这个现象的起源和所作出的决定变得越来越模糊和不清楚。

考虑到以上所述的趋势，与会参与者在推测各个国际问题的即将未来期间的发展方面大多数表示不乐观。不过一部分参与者指出，所述的趋势并不稳定，因此对目前来讲很难确定新常态到底是什么。

## 其他正体

部分正体是在与会参与者进行讨论当中出现的。以下几个话题如粘合纱似的连接线透入了各个讨论，成为与会参与者最感兴趣的正体：

### *(1) 美国国家领导政策模糊不清*

部分与会参与者提出，最近几十年期间美国国家领导一直处于持续的危机，于是这并不是新现象。看来，这种危机的来源在于美国国内无法达到很多问题上的共识。各个看法之间存在的分裂导致美国社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问题上都似乎无法达到一致的意见。

不过看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以后导致美国国家领导体系的堕落变得更加严重。过去一百年期间全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都跟随美国，而美国在各个国际问题上虽然不一定很愿意但一般都会起到领导作用。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的其中之一，后来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主要世界领先大国。而现在特朗普总统开始提倡 America First 原则并宣布美国准备推出各种国际联合组织，这些组织以往当作美国扩大自己传统影响的渠道，也为美国全世界范围内的行动提供正当性的评剧。

许多与会参与者认为，特朗普总统的下一步动作很难预测。美国的管理或缺少管理已成为重要的全球化因素和主要不稳定性的来源。与会参与者指出，各国领导在学习与特朗普总统和他的行政机关协作，于是开始把观点集中在对美国进行短期的行动。许多参与者提醒，这种趋势可能会引起对外政策的个人化并进入不稳定的状态，以及很大可能会降低美国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效率。

其中几乎所有的参与者指出，2017 年美国的软实力快速的消失。与会参与者说，软实力和巧实力曾经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最有效的工具，但看来越来越多情况下国际舞台上起到这个角色的是中国和欧盟。其中指出，中国看的更稳定和理性，而欧盟应该是价值观念方面和先进的国际化问题上的领袖。相反，美国的政策看的又乱又不清楚，虽然或因为美国最近执行硬实力。

部分与会参与者强调，欧洲和亚洲都有一种薪尽火传的感觉，这种趋势一方面代表新机会，另一方面成为重大不稳定性的原因。从乐观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潜在后腿可能会引起新国际管理模式的出现，使得中等收入国家积极参与世界管理。但参与者强调，任何的新型合作模式很大可能会出现得很慢，并会面临主要国家的反动。

总之，大部分参与者认为美国领先角色的下滑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大量的不稳定。与会参与者指出，当今世界需要一个领头，因为各个国家面临的最有迫切性的挑战大部分都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问题（例如气候变化），因而需要全球化解决方案。不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同以往的美国（例如布什总统在反抗恐怖主义方面的行为）对于全球关键问题和潜在的解决方案予以连续性的和全面的定位。很可能这个会导致国际力量的协调程度大量下降，也会导致低于国际的级别作出更多努力去寻找渠道和方案。不过这种行动也需要领袖，然而为未来期间的竞争提供了潜在的平台。

## (2) 平民主义

根据大部分参与者的看法，政治环境在解决全球化问题和合作努力方面变成复杂化因素。平民主义是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关键地区的主流概念。平民主义可以用以下的定义：为受害的平民群体提供政治支持。一般平民主义基于民族主义并很注重极端性质的认同政治。平民主义的最大危险在于其为以孤立政策为主的更加独裁主义或专政的执政制度提供基础。从思维方式平民主义并不是一个国际化的概念，然而会使得共同下决定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虽然平民主义在许多情况下和限制政策和专政执政制度相关，但部分与会参与者提出平民主义也可以被视为部分合法而未满足需求的呈现。有关文章写到，平民主义从自由主义政治家采取的行为获得大量的支持，该政治家没有考虑到相信全球化会产生负面影响的人群的利益。

有一个参与者从社会中的“动员小群”和“遣散小群”角度对于所述的趋势做了分析。遣散小群认为他们的认同程度下降并失去影响力或前途。结果这种小群会找方法提高自己的身份并增加自己认同的前途，也会保留其认为和自己职位相关的权利。例如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唐纳德·特朗普达到目标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选前承诺获得了不满意的白族工人阶层的支持。特朗普宣布要限制移民流入并增加更严重的贸易壁垒，而没有说需要进行重新职业培训或推介新的教程。其他参与者指出说，类似的趋势引起了英国脱欧公投。此外，各种大众媒体的广泛普及有助于传播遣散小群的不满意想法，引起回声室的出现，有利于人家自己的概念进一步加强。

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等案例展示了平民主义概念对于传统政治过程产生的基础性影响。与会参与者表示，平民主义的领袖以往会通过回避政治党派等



传统的中间机构而直接找老百姓的方式为自己的行为做正当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平民主义因大多数人认为永久存在的由之前政治家和传统政治机构遗留下来的无力政治方针而出现的。这种情况下，来自外面的独裁政治领袖直接找老百姓并与其联手对抗社会名流在人们的眼中被视为解决问题的方案。为了克服这种概念并为经常忽略的问题找到解决方式，部分领先欧盟政府开始学习平民主义党派的行为。

最终，与会参与者提出，平民主义无论对于国内的情况还是对国际舞台上的行动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国内外问题的加剧及其产生的平民主义表明，许多领先大国可以按其政治领导人分为保守主义的和 / 或平民主义的。印度领导人（莫迪）和美国领导人（特朗普）是保守主义的和平民主义的，而俄罗斯（普京）和中国（习近平）领导人是保守主义的并保持传统的独裁主义概念。结果世界大国往国际化发展的可能性目前特别小，当今的国际政治主流发展方向是以大国的势力范围为主而不是以全世界范围的国际化自由主义组织为主。这种情况下接下来的主要合作方式可能会是几个大国引起的双方协议。

### *(3) 管理虚弱*

很多时候平民主义增长的原因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等高等级别明显缺少或根本没有有效的领导。虽然特朗普总统等强人一定数量会出现，但他们一般情况下只能做软弱无力的领导人，平时为国民或国际关键问题不会提供或不能保障有效的解决方案。

跟进国内关键问题和协调国际级别的集体行动需要行政当局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及详细的管理。因此部分与会参与者认为，美国和全世界都需要领导人愿意从实质性的角度讨论经济安全问题。经济安全上的成功会有助于这种领导人获得政权进行其他行业的改革。不过新常态下的世界中大量的提议所造成的不和谐的曹噪声使得激进政策赢过中间派提出的合理方案。所以主张理性方案的强领导人目前难以发展。

如果政治领导人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引用来自其他来源的管理。例如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是慈善领导人的案例。当时他呼吁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行动，其中在没有联邦批准的情况下在市级和州级履行巴黎协议的呼吁其实是一种来自其他来源的管理方式，对于慈善，社会和商业均做出了贡献。

### *(4) 自动化，新就业世界，失业率的增长，特别是年轻一代当中的失业率变得更加加剧*

涉及到越来越多的人类生活领域的技术发展的趋势也变成了主要话题之一。一方面技术在信息分散化等部分趋势的恶化方面有着深刻的前途，但另一方面可以有助于气候变化等如今看起来很严重问题的解决。

技术进步速度特别快，逐年会进入前所未知的新领域。例如，技术进步给传统的就业和工作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接下来创造的岗位可能会远远比不上因技术发展产生的失业率。其中未来期间的人工智能方面的研发可能会产生不可预料到的后果，一方面它会有助于社会采取更新型的和更先进的自我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它有可能给无数人和群体的生活方式带来根本性的破坏。

创新性技术的潜在毛病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数量的增长及与其相关的就业需求等问题的加剧变得更严重。如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几个经济机会，而技术发展会使得这些机会缩小并使得各个阶级之间已存在的矛盾变得更加深。与会参与者同意，这个在缺少新型的大规模机会条件下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大量的问题。例如随着不稳定性的增长远途移民和长期移民会变得越来越流行。同时，技术完全有能力通过广泛传播有关其他国家相对好的生活条件相关信息的方式促进这种移民过程。同时，技术进步可以通过传达有关其他国家更优质生活条件相关的信息促进这种移民趋势。

## 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以及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意见

### **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

除四大话题意外，卡内基集团和 FSVC 举办的座谈会上金融行业成为讨论做多两个行业其中一个，因为金融行业的全球化性质直接涉及到世界大国。

总体来讲，关键国家的国民经济对比前不久的阶段明显的好。满足社会和国际经济需求的经济资源暂时不足，但是主流的趋势还是比较乐观。国际货币基金对大部分发达国家和许多经济转型期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出了比之前更高的评价推测。看来，暂时不会有任何避免不了的危机，不过让大家不安的现象随时都存在。

其中，自从最后一次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体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目前的金融体系基于信任，而这种信任需要花好几年才能获得，但一下子就能失去。让体系操作顺利需要进行特别认真的控制，而如今的控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协调。截止 2017 年的年中银行累积了更多和更好的资本，更多的速动资产，也拥有着更少的风险，这一切突破了最近十年期间内的记录。许多与会参与者同意，多德-弗兰克法案在美国金融行业改革方面有了很好的效果，并且美国和国际管理机构因各自采取的改善都值得表扬的。目前如果其中一个国际系统性银行倒闭，国际体系有可能会避免任何大的危机而直接克服相关的难题。

不过完美是无限的。部分参与者指出，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后的法规和其他危机过后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太沉重了。许多国内市场经历了贷款危机，而一直以来为就业和经济增长做促进因素的中小企业贷款变得特别难。这个对全世界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他问题包括了与执行沃尔克规则相关的额外成本及其带来的负面效果，以及作为上级贷款机构的美国联邦储备局及其对流动性的管理能力相

当有限，使得下次的危机可能会更难克服。最终，部分参与者指出，国际金融管理引起许多国际大银行对于自己的风险采取了下滑政策。这种政策给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极大影响，并在部分情况下给某些国家或地区带来了推出国际金融体系的风险。

总之，与会参与者对于美国在解决国际金融管理体系的部分问题上会起到领先角色表示疑问。其中，参与者对于特朗普总统行政机关宣布支持美国进行金融自由化以及这个宣布是否会引起各个世界大国之间进行金融自由化比赛表示担心。另外已经有部分现象证明美国有可能会放弃很久以来为金融管理体系做基石的国际协议和论坛。这种多方面的论坛美国一直起到领先角色，而目前参与者很担心当美国推出以后该论坛会引入下滑的趋势。直到现在大家进行全面的和有效的合作，但如果大部分国家也开始执行类似于美国的 America First 原则，将来金融管理方面的协调可能会变成一个难题。

同时参与者指出，金融行业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并且有助于离美国等传统的西方金融中心的地区也逐步恢复了平衡。中国，印度和迪拜已经历了金融行业的快速增长，而亚洲地区从金融角度来看变得更整体化，这个表明中国的软实力变得越来越大。不过各个中国银行在政治和经济目标之间寻找平衡等难题仍然存在。

## **能源和气候变化**

卡内基集团和 FSVC 座谈会中讨论的第二个关键行业话题是能源和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已出现了乐观的趋势，包括能量消耗的下降，再生能源技术使用方面的进展，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合作，以及特别出色的中国“绿色”先导角色。不过世界对于煤炭和化石能源依赖的下降是一个时间长难度高的过程。根据目前的推测，2030年时的世界在满足其能源方面的需求时对于化石能源（石油，页岩气和天然气）的依赖仍然会保持在 90%，不过，世界碳能源的消费水平可能在 2035 年以前还不会到顶。

目前的技术水平不够发达，无法明显减少全世界化石能源的使用。根据基于统计数据看法，再生能源只能提供其中一个解决方案而且在未来几十年期间需要与核能等其他能源一起使用。虽然核能方面在进行很广泛的科学研发工作，即将的未来当中不大可能会出现任何系列生产之后而缓慢气候变化的技术专利。当今的策略只为最新一代的反应器提供少量的改动，并提倡核能力量的总体增长。与会参与者（有根据的）同意，再生能源只能当作解决方案的必要部分，但不能做独子的解决方式。

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担心主要跟美国不再起到领先作用有关系。美国国内讨论气候变化时根本不考虑事实。否认气候变化的人物不能充分了解到有关情况所带来的危险。另一方面，对于再生能源予以过高评价的人也在歪曲事实。此外，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要推出巴黎协议。不过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美国推出巴黎协议不能早于 2020 年，是美国新总统大选的一年。此外，推出的过程可能不会像大家想象

的那么快。许多美国本地主体（城市，州，领先集团）已承诺要旅行巴黎协议。因此美国很大可能会履行自己的义务，虽然联邦政府决定推出巴黎协议。

总之，许多与会参与者担心国际社会尚未将气候变化视为最直接的危险并不采取适当的措施。他们担心，大规模的或灾难性的或至少破坏性的变化发生之后大家才会开始采取必要的措施。

## 有关关键国家和地区的意见

讨论金融和经济行业中的变化除外，我们还对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和欧盟存在的国内挑战也做了分析和研究。另外，考虑到今年座谈会举办地点，迪拜和整个地区最近一段时间的情况也予以讨论。

### **美国**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位头六个月期间所面临的国内问题可分为短期的和长期的。特朗普总统是个圈外人，同时大部分与会参与者同意，特朗普总统一上岗立刻着手努力工作。虽然特朗普总统承诺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美国宪法里面的权力制衡体系仍然限制他的立法工作能力。许多与会参与者同意，目前华盛顿讲话多行动少，并表示，美国管理和下政治决定的制度总体水平处于下降的趋势，影响到国家名气。美国国会仍然不能工作了，而目前最有效的措施都是总统有权单方面出行政权法案的。美国官僚制度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正在经历震波的阶段，但尚未明确这个是否会引起美国的全方位的更新。

美国政策中的所述变化由选民投票结果决定。与会参与者标示，美国选民的对立程度变得越来越高，很多人喜欢为深入党内问题并为此努力奋斗的人投票。据参与者，特朗普被选总统的事宜不仅与这个趋势相关，但同时可能会使得这个趋势变得更明显，而这个会引起长期的负面影响。短期方面 2018 年的中期选举非常重要。各个党派根据各自党员的想法和概念重新分配力量。部分地方的选民行为与 2016 年相比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而这种转变在未来当中可能会继续出现。

经济安全是下次总统大选当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不少美国老百姓认为，美国经济已被破坏，而且新兴技术的发展使得经济安全的来源也快速转变。因此美国政府在不同级别上控制，管理和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尤其是西方国家，关键的经济问题是就为就业寻找新的来源。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的支持和这个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中小企业经常成为就业中的重要因素。

### **俄罗斯**

经济和政治稳定性是普京总统制度的主要口号。经济稳定性主要表现在稳定的外汇兑换率，官员就业和社会服务，主要基于国家控制中的市场结构和较贵的能

源。政治稳定性主要意味着连续性的领导，稳定的政党制度和整体上下滑的选举战。与此同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地区分裂主义等问题也会变得很稳定，但始终未能获得解决。不过这种稳定性也要付出代价，普京总统不能支持大型的改革，因为这种行动会需要他让出一定份额的控制。于是普京总统只采取小规模策略上的改变，但根本不会作出任何动作威胁他个人的权利或他周围人的关键利益。所存在的制度很稳定，但这个制度里面没有表示反对或不满意的机会。

普京总统仍然很受欢迎的其中原因就在于这种稳定性。他对于国家的选举制和大众媒体属执行全面的控制，而这种控制由司法机关和警察支持。总之，与会参与者同意，目前没有任何人能通过任何选举赢过普京总统或他支持的人。但部分参与者指出，普京总统的执政时间早晚要到期，至少在普京无法继续任职的时候。因此很可能政治制度是俄罗斯了面临的重大问题。同时也不能排除俄罗斯每次权力交接总会出现明显的不稳定心，不过目前这方面很难做预测。其中一个参与者说，目前美国存有合法的不稳定性，而俄罗斯有由各个组织机构保障的隐性不稳定性。

至于俄罗斯截止 2017 年年中的经济领域，这方面的情况相当乐观。俄罗斯经济每年产生 1-2% 的增长，而制裁没有给俄罗斯带来多大的影响。金融方面俄罗斯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银行业的清洗，与前几年之前的 1000 家银行相比目前全国才有 600 家银行。有一个参与者指出，俄罗斯央行没有对银行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导致目前存在的银行中 12-15% 根本根本没有资金或他们债务远超过流动资产。

## 中国

在国际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对特朗普总统保持克制的态度，尤其是特朗普总统被选后很快联系台湾总统之后。不过部分与会参与者表示，中国领导认为特朗普总统是一个商人，他不会找理由跟中国吵架。看来特朗普总统和习主席的会议比较成功。

此外，习主席利用每一个机会在再次全球化过程中起到领先角色，一贯主张提高开放水平，促进贸易和投资。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追求领先地位的主要渠道，也证明了习主席要在全球问题上起到领先作用。同时这个战略有助于提高中国领导在国内外的名气。不过有一个与会参与者指出，事实上国际社会只是允许中国按自己规则玩国际游戏，并且在改善该规则方面只会向中国产生微小的压力。

经济方面新常态概念也有涉及到中国：中国的经济会产生比以前慢的增长。不过截止 2017 年年中，总体的发展趋势还是乐观的：经济越来越稳定并恢复了增长趋势，而政府对于之前放弃的基础性改革又有了进一步落实的决定。看来中国领导人也很清楚的了解，为了确保政治方面的稳定，国民经济至少需要产生很基本的增长。有一个参与者指出，目前有两个中国存在：一个属于国家所有，另一个属于私人所有，而后者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主动动力。部分私人公司从有影响力的特权社会

阶层得大量的经济支持，同时把生意的一部分通过非直接的或委托的方式交给所述特权阶层。这个过程经常会给特权阶层带来特别大的财富。

## 印度

卡内基集团和 FSVC 2016 年在北京举办座谈会时，讨论印度的气氛比较小心但有点乐观。一年过后担心还是存在，而乐观的程度降低了。

莫迪总理仍然特别受欢迎。他是选举战中的很有实力的参与者，也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本能和许多优势的演讲者。最重要的是，莫迪创在的社会联盟渗透了所有的印度教种性。莫迪所属的印度人民党原先只代表中高阶级的利益，但莫迪突破了这种限制。同时莫迪总理通过排除自己的对手和对于内阁进行全面控制的方式确保了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力特别大。反对派的效率很低，所以莫迪无论在政治舞台上还是在社交网都享受很广泛的支持。看来，这种集中的政权应付了印度如同其他国家对于领导强人的需求。

不过莫迪总理确实在面临不少挑战，包括：

- (1) 失业率是最重要社会问题莫迪还要解决；
- (2) 莫迪上台后承诺要继续执行之前暂停的工业改革；
- (3) 印度中部两州农民风潮；
- (4) 反对派开始团结起来；
- (5) 极右分子产生的压力；和
- (6) 莫迪收到的信息流很有限，而他个人太信任很出名的和可靠的信息来源。

至于经济和金融方面的情况，与会参与者指出关键领域和战略存在以下负面趋势：

- (1) 非货币化：根据最近发布的数据，非货币化策略已经导致国民经济的经济增长缓慢了 1%，而这种趋势在未来当中可能会持续。非货币化对于农业，房地产和建筑市场，中小企业和民工产生了特别大的破坏影响。农民为自己生产的产品所获得的价格突然降低。改革没有带来明显的好处。
- (2) 银行业的无生产效果资产出现了突破性的增长。有一个与会参与者指出，未还贷在预付的占比从 3%升到 10%。该未还贷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控制下的国有银行。此外，大部分贷款属于钢铁工业，电信通讯和纺织工业。所述行业中的任何问题都对创造岗位和就业产生明显的效果。
- (3) 最近几年期间创造的岗位数量对比来市场寻找就业机会的年轻人明显的少。

上述挑战除外，印度在大部分经济指标方面对比中国很落后，包括供应链的一体化。与会参与者认为，这种情况在可望到的未来当中会持续下去。不完善的交

通，与在印度做生意相关的难题，是否政府要管理市场的运营以及通过什么方式要进行这种管理这一方面的基础性理解等问题仍然不会获得解决。总之，印度仍然缺少愿望让市场自然运行并关注经济政策。

## **欧盟**

2017 年年中的欧盟对比之前来说处于更稳定的情况。不过欧盟内部还是存在一些主要问题，包括：

- (1) 欧元的危机看来已经没有任何两三年前那么严重，但其根本性的原因尚未解决。有一个与会参与者指出，在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同时不进行预算和社会政策的一体化是不太明智的方法，以后可能会带来不少问题。
- (2) 希腊和小程度上意大利仍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 (3) 有一个与会参与者指出，欧盟央行收购国债的政策违反了购回债券的规则，因而必须终止，而这个会个体体系产生压力。
- (4) 恐怖袭击已成为通常现象，对欧盟来说已经是新常态的一部分。
- (5) 仍然存在的移民流入管理效果很低而且不受控制。每年有五十万不做登记的人来欧洲。这个数量可能会随着土耳其国内情况包括在内的地缘政治条件的变化继续上升。此外，难民和移民的分配很不均匀，部分国家拒绝接收这些人。这种不平等政策给欧盟的制度和各个机构产生压力。

不过，对欧盟来说最主要问题还是英国脱欧的事宜。其中最有难度的元素是，英国脱欧需要耗很多时间和精力进行谈判，占用了欧盟及时关注其主要目标和任务的能力。另一个比较乐观的方面是，欧盟其他任何成员国脱欧的可能性几乎不在，因为这个过程显得又复杂又贵。原来脱欧和加欧基本上一样复杂。

最终，新美国领导对于欧盟来说是一个基础性的挑战，因为新的美国行政机关对于国际化组织保持大量的怀疑。这是欧盟本体的另一个方向，而矛盾的存在使得具体的政治方面的问题面临很多难题。此外，关于美国政府后续的行动也存在大量的疑问。而与其相关的是欧盟没有办法依靠美国采取行动，使得欧盟在安全和气候变化等许多问题上开始起到更积极的作用。部分与会参与者指出，欧盟在未来当中要面临的关键问题是需要越过欧盟内部的超级复杂的难题并确定欧盟有能力采取哪些措施解决全球化问题。

## **迪拜和整个地区**

今年迪拜为我们的座谈会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平台。这个地方真正成为各个地理和文化途径的交叉口，同时在很多方面也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中心。因

此我们邀请了来自迪拜的本地参与者讨论迪拜和整个地区的发展趋势。迪拜奇迹已经几次发生，表明迪拜政府能够顺利的支持各个经济行业的增长和创新，包括金融服务行业。有几个本地参与者指出，放弃传统金融中心的概念总体来讲带来了很好的效果，因为迪拜建立了一些很高级的组织，包括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等，有助于支持国际投资者的信任态度。例如，目前中国和阿联酋已建立了全方位的金融关系，而这种关系进一步发展。

虽然迪拜已成为整个的充满于多数难题地区的希望，但很多与会参与者怀疑迪拜的成就不一定能够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重复。这个地区属于印度北部至北非的由几个国家组成的危机弧。中东地区的经济增长很慢，据国际货币基金发布的数据，这种经济不景气其实是以往存在的常态，有可能会持续到 2035 年。最近二十年期间这个地区达到的成就一般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低，而部分数据方面（例如，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便利指数）该地区的指标还属于下滑的趋势。此外，石油价格下降给就业机会产生了影响，同时恐怖主义在埃及等国家的发展使得当地旅游业明显下降。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本地缺少领导人提供有效的解决方式，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中东地区有大约 4 亿人口，平均年龄为 21 岁。这些年轻人没有足够的岗位和经济前途，导致年轻人中的失业率特别高，大量提供潜在的社会不稳定性。

## **总结**

闭幕会期间我们邀请与会参与者说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结果为此次座谈会有了很明显的总结。座谈会期间讨论中的关键主题包括：全世界缺少（有效的）岗位以及年轻人失业率的增长可能会产生的威胁；收入不平等的增长和未得到重视的意见能产生的破坏效果；国际金融体系没有能力有效的付出资源解决这个和其他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拒绝为中小企业提供为就业和经济增长急需的贷款，是为上述情况当作其中一个案例。其他的主题包括了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危险状况，但与此同时参与者指出，迪拜奇迹的案例表明这个不稳定的被战争分裂的地区还是有希望。其他所指出的担忧涉及到民族主义的增长；可能会消灭整个年代人储蓄的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在大家越来越不信任专家意见的时候可靠的信息还是很紧缺。

不过在目前阶段之下大规模的国际化协调行动是不大可能的。看来，做主要世界领袖的美国不想采取这种行动了。同时和美国做竞争对手的俄罗斯，中国，印度，欧盟等势力中心可以在一部分问题上或在部分地区里面起到领先作用，但连有这种愿望的条件下还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影响力在国际级别完成这种任务。这个表示，世界已进入带有潜在风险的分权化阶段，而舞台上没有领袖的情况可能会引起对抗甚至公开的冲突。

虽然这个情况很有难度，与会参与者强调国际级别的合作特别重要，并且一致的呼吁要采取行动。其中，与会参与者呼吁大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把重点集中在



研发多科学，多方位的方案解决创造岗位，收入不平等，气候变化相关的长期问题。金融资源只能花到可行的策略，而这个需要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领先国家政府积极的和创新的参与。

与会参与者明确的指出，舞台上没有明显的领袖和紧张趋势越来越加剧的时候，逐步的变化和战略性的耐心对于一系列问题格外重要。重视或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加深优等重要技术问题上的合作对于众多主体可能是一个理想的方案能确保国家，国际组织和专家群体的进步。金融行业中的管理以及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策略是不能没有国际级别管理的两个行业，为进行合作对话和计划后续的行动提供了最优质的平台之一。

通过*国际紧张局势逐步加剧环境下加强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四大强国之间的合作项目*第二届座谈会的方式进行公开多方面的讨论，与会参与者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看法讲到金融管理，国内政策，国外政策，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趋势。最重要的是，各个专家群体很重视的观念是，在目前国际政治情况下讨论一定要详细，合作一定要共同努力。随着世界面临的问题变得不可想像的复杂，而相关的解决方案变得更加不容易，特别重要的是不要受到引诱并依靠又快又简单的解决方案。